

苦候15載 抗日英魂終回家



郭春光站在凳子上與高掛在家中牆上的父親油畫像合照。本報記者于珈琳攝

郭景珊長眠東北義勇軍墓園 子承父志續尋英烈後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 瀋陽報導)「我等了整整15年,老爸今年終於能入土為安了!」說這番話的是今年已73歲的郭春光,他是著名抗日將領、東北義勇軍第三軍團副總指揮郭景珊將軍的小兒子。今天是「九·一八」事變82周年紀念日,幾天前,郭春光終於將父親的骨灰安葬在遼寧省瀋陽龍泉古園內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墓地內。郭春光表示,未來還會與紀念廣場方面一起,繼續尋找義勇軍的後代,讓更多義勇軍將領的英魂早日「回家安息」。



郭景珊將軍骨灰安葬儀式 首位安葬在沈陽市龍泉古園“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的義勇軍將領

郭景珊之基本本月8日在遼寧瀋陽龍泉古園內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落成。本報瀋陽傳真

「之前家人一直不理解,甚至怪我,現在也算是了卻全家人的樁心願!」本月上旬,郭景珊之墓終於在龍泉古園內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落成。然而,一手操辦此事的郭春光卻並沒感到太多欣慰,「其實,我還有個很大的遺憾,也是父親臨終時遺言,當年與他一起抗戰,一同接受張學良將軍親手嘉獎的好兄弟唐聚五的屍骨至今未能找到,他們二人合葬的心願也至今仍未達成。」

隨張學良征戰 動員親人抗日

郭景珊是遼寧台安縣人,曾任東北義勇軍第三軍團副總指揮,1998年病逝,享年98歲。郭景珊與張學良將軍「同年同月同日同縣生」,跟隨張學良戎馬生涯十幾年。「我唯一的哥哥和奶

奶都是在「九·一八」事變時被日本人殺害的。父親生前最痛恨日本人,最關心的就是和他一起征戰四方的烈士後代過得好不好。」

1901年出生的郭景珊,「九·一八」事變爆發那年正好30歲,那時的郭景珊在桓仁擔任公安大隊長,管轄3個步兵中隊,一個騎兵中隊,共500餘人。由於當時桓仁沒有成型的抗日活動,郭景珊與結拜兄弟、著名抗戰將領、曾擔任遼寧民眾自衛軍總司令、遼寧省代理主席、東北游擊隊中將總司令等職的唐聚五成立了遼寧民眾抗日救國會,組建遼寧民眾自衛軍,並動員叔伯侄、表兄弟、姨兄等10多人加入抗日大軍中。

關注烈士後人 奔走籌集撫恤

在郭春光心裡,父親和唐聚五是抗日英雄。

「當年「九·一八」事變後,唐聚五隻身來到北平,向東北軍司令張學良當面提出要抵抗日軍侵略。1939年在河北的遷安台山與日軍作戰中犧牲了。但唐將軍的屍骨至今未能找到。」據他回憶,當年父親在戰場倖存後,一直關注這些為國捐軀的軍人後代,當年曾任瀋陽文史館館員、瀋陽區政協委員的郭景珊,更為他們奔走籌劃撫恤金。

「我退休後一直在研究遼寧抗日義勇軍的歷史,也在尋找唐聚五將軍的後人,父親臨終時交代給我一定要找到他,給他和他後人一個名份。我自己心裡也有一個想法,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銘記這段歷史。」除此之外,郭春光還將繼續與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合力,尋找東北義勇軍後代,讓更多的已故抗日義勇軍將領早日「回家」。

日軍書籍證侵華蓄謀已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 瀋陽報導)遼寧省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昨日首次披露事變當年(1931年)由日本陸軍省出版的《滿洲事變早知》一書,指日本對侵略中國東三省甚至企吞併整個中國均蓄謀已久,絕非是偶發性事件造成。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九·一八」史料研究權威專家王建學教授指出,這本書是迄今最早、最系統介紹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準備和過程,為日本侵華這一事實提供了無法抵賴的證據。「這本書的出版時間是1931年12月,僅僅在『九·一八』事變3個月後,在當時的印刷、排版水平下,能夠如此快的出版發行,不得不說這是日本蓄謀已久的一次行動。它在當時是日本本國的國防教育教材,而在現在,就是日本蓄謀發動事變的鐵證。」

收藏家捐贈史料 盼國人勿忘國恥

這本由民間收藏者、遼寧省文物保護志願者余泓捐贈的史書中,還對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爆炸時間有了明確記載——「柳條湖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是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時30分。

此外,來自遼寧省營口市、瀋陽市的3位民間收藏家李政斌、詹洪閣、劉學忠也向「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無償捐贈了60餘件有關日偽時期的文物、圖書和史料。未來,這些資料將充實到展館中,讓更多人了解、銘記這段歷史。



余泓(右)向「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捐贈《滿洲事變早知》等珍貴史料。本報瀋陽傳真

王建學教授指出,《滿洲事變早知》為日本侵華這一事實提供了無法抵賴的證據。本報瀋陽傳真

731部隊用中國活人實驗細菌炸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同玉 哈爾濱報導)在「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前夕,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科院731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公佈了「美國解密日本細菌檔案數據集」,這些歷史檔案詳細記載了日軍731部隊對中國民眾進行活體實驗的殘暴證據,不少內容更是首次曝光,其中,檔案透露,731部隊研究人員將炭疽、鼠疫及傷寒等細菌裝入炸彈內,一次對15名綁在木樁上的活人進行爆炸試驗,以研究細菌在人體爆炸後的蔓延數據。

兩份美軍報告 揭細菌彈類型

多年來一直進行調查的哈爾濱市科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人楊彥君說,依據美國解密的二戰期間日本細菌戰檔案《湯瑪斯·英格利士報告》和《阿爾沃·湯姆森報告》,可證實731部隊長期進行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和生產。

《阿爾沃·湯姆森報告》是二戰後駐日美軍中校阿爾沃·湯姆森,對731部隊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隊長北野政次進行問訊後形成的總結性報告,報告對細菌炸彈的研製、實驗、生產進行了詳細介紹。日軍研製的細菌炸彈共分為十幾種類型,於1937年至1942年間共生產了1,700餘

枚細菌炸彈,包括用於污染土壤、播散細菌、造成創口感染致傷的彈藥等。

為配合日軍侵略戰爭,1940年後,731部隊加快了研製細菌炸彈的步伐,並大量使用活人進行細菌實驗。《湯瑪斯·英格利士報告》記載,731部隊曾將炭疽菌、鼠疫菌、傷寒菌等裝入炸彈內,在黑龍江省安達等地設置實驗場進行人體實驗。

美竊實驗數據 免訴數日戰犯

楊彥君指出,731研究人員將穿頭盔和防彈衣的被實驗者綁在木樁上,以靜止和投彈的方式引爆細菌彈,一次實驗使用了15名活人為實驗對象。「731部隊通過實驗驗證細菌炸彈的攻擊效果和殺傷力,最終確定以鼠疫菌和炭疽菌為主要菌種。」

「當年,美國掩蓋了日本細菌戰的犯罪事實和戰爭責任,使得以石井四郎為首的731部隊成員免於戰犯起訴。」楊彥君說,當年駐日美軍向美國國防部明確提出,為了得到細菌戰、人體試驗等數據資料,可以將此前和此後的問訊不作為戰爭罪行證據。這種骯髒的交易,使石井四郎等戰犯逃脫了國際社會的審判和懲處。而石井等向美軍供述的731部隊的組織結構、人體實驗、細菌戰、細菌武器研究等情報的檔案資料,「這些解密檔案,在客觀上也揭露了731部隊當年慘絕人寰的暴行鐵證。」



記者翻拍展館展示的當時日軍用中國活人做實驗的歷史照片。本報記者王欣欣攝

日本731部隊

731部隊是當年日軍組建的一支細菌戰特種部隊,於1935年在哈爾濱市平房地區興建佔地300畝的大型工廠,成為日軍進行生物武器研究、試驗和生產的基地,為了掩人耳目,該「殺人魔窟」以製造廠號碼為代號,也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為了更準確地了解人體對細菌的承受力,731部隊更以中國民眾的活體為材料進行生物武器研究。從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當作試驗材料慘遭殺害,而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隊匆忙撤退,為毀滅罪證直接將工廠炸毀,造成大批帶菌動物逃出,給當地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記者楊同玉、王欣欣整理 731部隊研製出的生物陶製細菌彈。新華社



兩位從河南來哈爾濱打工的婦女在日軍殘害中國人的模擬場景前久久沒有離開。本報記者王欣欣攝

遺址日迎客逾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欣欣 哈爾濱報導)記者昨日來到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新豐大街的「侵華日軍第731部隊遺址」,陳列館中逾百張顯赫的日軍部隊,如何用中國民眾活體作試驗的慘絕人寰情景。儘管參觀者眾多,但展館內十分安靜,只聽到講解員沉穩的聲音。不少參觀者說,要永遠記住這段中國人民悲慘的歷史。

新修葺過的陳列館展覽區約有1,500平方米,分15個展廳,共展出120餘幅照片、200餘件歷史文物。陳列館宣教部副主任杜微微說,作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這裡平時日接待1,000多人,而在「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前後,日接待量更達到2,000人左右。

「我們今年要回老家了,走之前特地來看一次,希望更深刻地記住這段歷史。」兩名從河南來哈爾濱打工的婦女在日軍殘害中國軍人的模擬場景前站了好久。原來,她們過去幾年多次來此參觀。在展館內,記者遇到來哈爾濱參加交流活動的香港教聯會秘書長李鳳瓊女士。「我第一次來參觀這個遺址,以前雖然知道一點相關歷史,但如果沒看到這些證據和圖片,真的很難想像日本人能對中國人做出這麼慘無人道的事情,而且還拒不承認。」她表示,今年11月份,教聯會會組織香港教師來哈爾濱交流,到時還會安排來遺址參觀。



侵華日軍731部隊遺址和罪證陳列館入口。本報記者王欣欣攝